

歲半刑徐鉉稽神錄道士張謹好符法客游華陰得二
奴曰德兒歸寶謹愿可憑信張東行凡書囊符法過所
衣服皆付歸寶負之將及關二奴忽不見所齎之物皆
失之矣時秦隴用兵關禁嚴急客行無驗皆見刑戮既
不敢東度復還主人乃見二兒因擲過所還之然過所
二字讀者多不曉蓋若今時公憑引據之類故裒其事
于此

露布

用兵獲勝則上其功狀於朝謂之露布今博學宏詞科
以為一題雖自魏晉以來有之然竟不知所出唯劉勰

文心雕龍云露布者蓋露板不封布諾觀聽也唐莊宗
為晉王時擒滅劉守光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
故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為議者所笑然亦有所從來
魏高祖南伐長史韓顯宗與齊戎將力戰斬其裨將高
祖曰卿何為不作露布對曰頃聞將軍王肅獲賊二三
人驢馬數匹皆為露布私每哂之近雖得擢醜虜擒斬
不多脫復高曳長纜虜張功捷尤而効之其罪彌甚臣
所以歛毫卷帛解上而已以是而言則用絹高懸久矣

東坡題潭帖

潭州石刻法帖十卷蓋錢希白所鐫最為善本吾鄉程

欽之待制以元符三年帥桂林東坡自儋耳移合浦得
觀其藏帖每冊各題其末第二卷云唐太宗作詩至多
亦有徐庾風氣而世不傳獨於初學記時時見之第四
卷云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畫曰浪得名耳已而坐臥其
下三日不能去庾征西初不服逸以有家難野鷺之論
後乃以為伯英再生今觀其書乃不逮子敬遠甚正可
比羊欣耳第六卷云宰相安和殷生無恙宰相當是簡
文帝殷生則淵源也邪第八卷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
風味故長沙法帖此厚化待詔所摹為勝世俗不察筆
勢閣下本誤吳此逸以一卷充妙庾辰亡夕合浦官舍
借觀第九卷云謝安問獻之君書何如尊公答曰故自
不同安曰外人不爾曰人那得知已上所書今麻沙所
刊大全集志林中或有之案庾亮及弟翼俱為征西將
軍坡所引者翼也坡又有詩云暮年却得庾安西自厭
家鷄題六紙蓋指翼前所歷官云此帖今藏予家

山公啟事

晉書山濤傳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啟擬
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詔欲為先故帝之
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仁意或譖之於帝
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

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此語今多引用然不得其式法帖中乃有之云侍中尚書僕射奉車都尉新沓伯臣濤言臣近啓顧諒史曜陳准可補吏部郎詔書可爾此三人皆衆所稱諒允質止少華可以崇教雖大化未可倉卒風尚所勸爲益者多臣以爲宜先用諒謹隨事以聞觀此一帖可以槩見然所啓三人後亦無聞既云皆衆所稱當不碌碌也舊潭帖爲識者稱許以爲賢於他本然於此奏未可倉卒之下乃云風筆側然全無意義今所錄者臨江本也

親王回度官書

隨筆中載親王與侍從往還禮數又得錢丕行年雜紀云 昇王受恩命丕是時爲將作少監亦投賀狀王降回書簽子啓頭繼爲皇太子三司判官並通勝子詣內東門參賀迺入後中貴出傳令旨傳語及受冊寶訖百官班賀又赴東宮賀宰相親王階下班定太子降階宰相前拜致詞訖又拜太子皆答拜亦致詞叙謝一時之儀如此

責降考試官

天禧二年九月勅差屯田員外郎判度支計院任布著卞卽直史館徐夔太子中允直集賢院麻温其並充開

封府發解官十月差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楊侃之子
中允直集賢院丁度並國子監發解官十一月解一百
四人解元郭稹十六日宣翰林學士錢惟演盛度樞密
直學士王晦叔龍圖閣待制李虛已李行簡覆考開封
舉人為落解舉人有訟不平者及奏名郭稹依舊其餘
覆落并却考上人數甚多十二月發解官並降差遣任
柳鄧州徐奭洪州楊侃江州丁度齊州並監統此事見
於錢丕雜紀用五侍從覆考解試前後未之有也

青蓮居士

李太白贈玉泉仙人掌茶詩序云荊州玉泉寺近清溪

諸山徃徃有乳窟其水邊處處有茗草羅生枝葉如碧
玉唯玉泉貞公常采而飲之余遊金陵見宗僧中孚示
予茶數十片其狀如手名為仙人掌茶蓋新出乎玉泉
之山曠古未覩因持之見遺兼贈詩要予答之遂有此
作後之高僧大隱知仙人掌茶發乎中孚禪子及青蓮
居士李白也太白之稱但有謫仙人爾青蓮居士獨於
此見之文人未嘗引用而仙人掌茶今池州九華山中
亦頗有之其狀畧如蕨拳也

閩俗詭秘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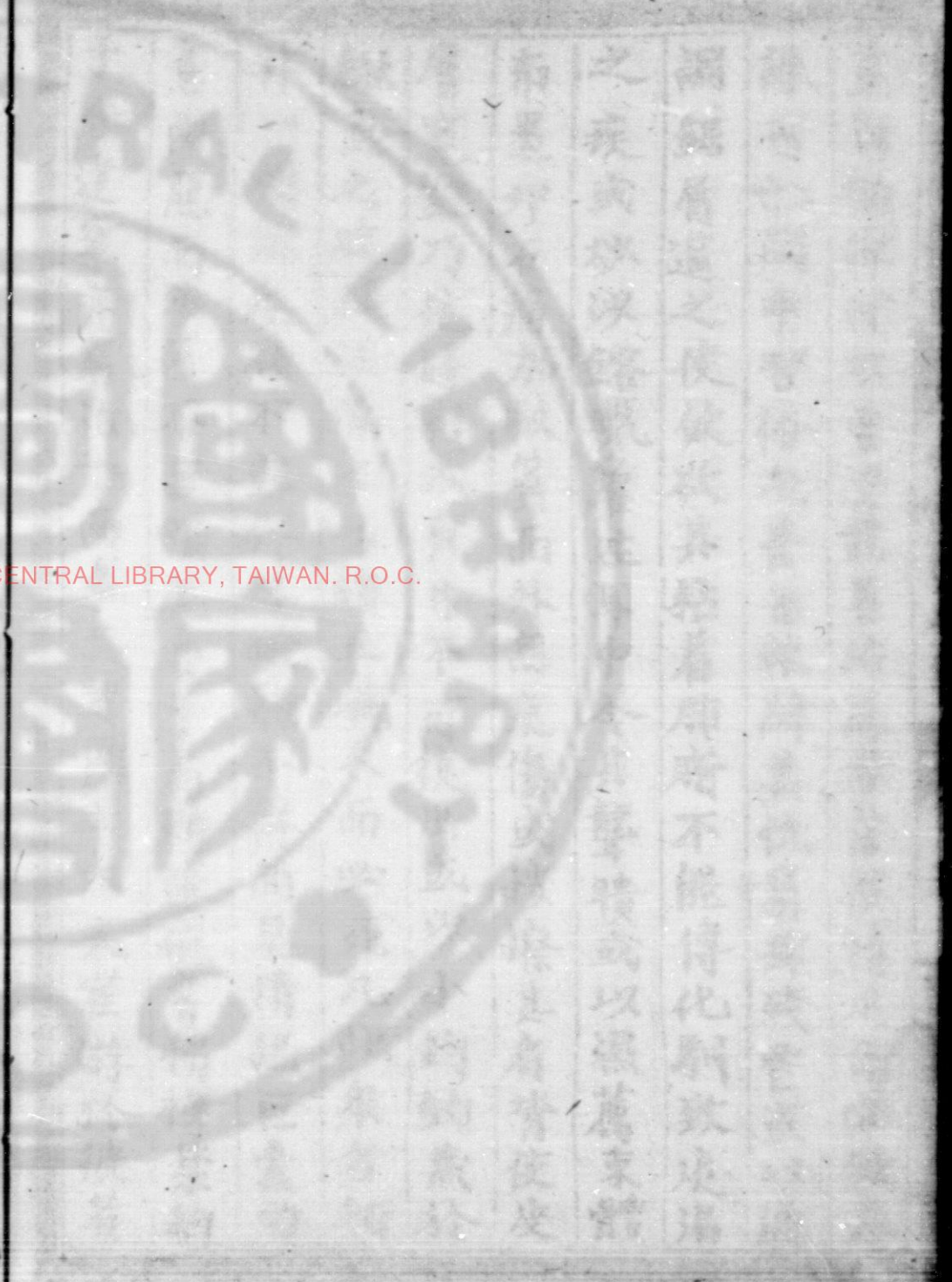
姦凶之民恃富逞力處心積慮果於殺人然揆之以法

蓋有勅律所不曾登載善治惡者當原情定罪必致其
誅可也閩中習俗尤甚每執縛其仇窮肆殘害或以酒
調鋸屑逼之使飲欲其粘着肺腑不能傳化馴致痰渴
之疾或以鉛蠟灌注耳中令其聾聵或以濕薦束體
布裹卵石痛加毆箠而外無痕傷或按擦其肩背使皮
屑寬皺乃施針刺入骨中不可復出或以小鈞鈞藏於
鯀魚之腹強使吞之攻鎖五臟久而必死凡此衆者類
非一端既痕腫不露於外檢驗不得而見情犯巨蠹功
意兩惡而法所不言願度魯子為轉運使嘗捐榜禁約
子奇建寧亦窮治一兩事吳楚西士大夫宦游於彼者

銓部不循資
格共結黨營
賄借題
天下之大
也光廷其
豈非醒者
有天下及
政者母忽

吏部循資格

唐開元十八年四月以侍中裴光庭兼吏部尚書先是
選司注官惟視其入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
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又州縣亦無等級或自大
入小或初近後遠皆無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各以
罷官若干選而集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
滿則注限年躡級毋得踰越非負譴者皆有陞無降其
庸愚沉滯者皆喜謂之聖書而材俊之士無不怨嘆宋
得爭之不能得二十一年光庭薨博士孫琬議光庭用
循資格失勸獎之道請謚曰克是年六月制自今選人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銓選不易
之道守其天
下久遠矣

有才業操行委吏部臨時擢用雖有此制而有司以循
資格便於已猶踵行之蓋今日吏部四選乃其法也予
案元魏肅宗神龜二年官負既少應選者多尚書李韶
銓注不行大致怨嗟崔亮代之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
愚傳以停解比日為斷沉滯者皆稱其能亮甥劉景安
與書曰南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材魏晉中正
雖不盡美應行按六七而朝廷貢材止求其文不取其
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材行空辨
姓氏莫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反為停年格以限之
天下士子誰復脩厲名行哉洛陽令薛暉上書言黎元

安得賢命
競捷再明
朝失國吐
其痛哉

命繁長吏若選曹惟取年勞不簡能否義均行鴈次若
貫魚執簿呼名一人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乞令上
公貴人薦賢以補郡縣詔公卿議之其後甄琛等繼亮
利其便已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至孝靜
帝元象二年以高澄攝吏部尚書始改亮年勞之制銓
擢賢能當是自此一變光庭又祖亮故智云然後人罕
有談亮澄事者

五行納音

六十甲子納音之說術家多不能曉原其所以得名皆
從五音所生有條不紊端如貫珠蓋甲子為首而五音

始於宮宮土生金故甲子為金而乙丑以陰從陽商金生水故丙子為水而丁丑從之角木生火故戊子為火社火生土故庚子為土羽水生木故壬子為木而巳丑辛丑癸丑各從之至於甲寅則納音起於商商金生水故甲寅為水角木生火故丙寅為火社火生土故戊寅為土羽水生木故庚寅為木宮土生金故壬寅為金而五卯各從之至甲辰則納音起於角角木生火故甲辰為火社火生土故丙辰為土羽水生木故戊辰為木宮土生金故庚辰為金商金生水故壬辰為水而五巳各從之宮商角既然惟社羽不得居首於是甲午復如甲

子甲申如甲寅甲戌如甲辰而五未五酉五亥亦各從其類

五行化真

五行運化如甲巳化真土之類若推求其義無從可得蓋只以五虎元所生命之如甲巳之年丙作首謂丙寅月建也丙屬火火生土故甲巳化真土乙庚之歲戌為頭謂戌寅月建也戌屬土上生金故乙庚化真金丙辛寄向庚寅去庚屬金金生水丙辛化真水丁壬壬化真土屬水水生木故丁壬化真木戊癸但向甲乙甲屬木木生火故戊癸化真火此二說皆得之莆田鄭

五運皆從
化申以相生

實頃在館中見魏幾道談五行納音亦然

錢忠懿判語

王順伯家有錢忠懿一判語其狀云臣贊寧右臣伏奉
宣旨撰文疏今進呈乞給下取設齋日五更前上塔臣
自宜却欲重建乞於仁政殿前夜間化却不然便向塔
前化並取聖旨判曰便要吾人宜讀後於真身塔前焚
化世七日而在前花行子謂錢氏國嘗三改元但或言
其稱帝則否也此狀內進呈聖旨等語蓋類西河之人
疑子夏於夫子故自貽僭帝之議想它所施行皆然矣

王逸少為藝所累

王逸少在東晉時蓋溫太真蔡謨謝安石一等人也直
以抗懷物外不為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言而其操
履識見議論閑卓當世亦少其比公卿愛其才器頗召
不就殷淵源輔政勸使應命遺之書曰足下出處正與
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道逸少
報曰吾素自無廊廟王丞相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
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見娶女嫁便
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及殷侯將北
伐以為必敗貽書止之殷敗後復圖再舉又遺書口以
高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久矣自寇亂以來虞

內外之任者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
可紀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若猶以前事為未
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何所自容又與會稽王
屢曰今雖有可放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愛乃重於所放
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願令諸軍
皆還保淮瀕根立勢舉謀之未晚其識慮精深如是其
至恨不見於用耳而為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
昔書本贊標為唐太宗御撰專頌其研精篆素書盡
美至有心慕手追之語略無一詞論其平生則一藝之
工為累大矣獻之立志亦以美其辭矣故其題云無

榜以為萬代寶而難言之試及備仲將陵雲榜事即正
色曰使其若是有以知魏德之不長遂不之逼觀此一
節可以知其為人而亦以書名之故沒其威德三王尚
爾况於他人乎

鄂州南樓磨崖

慶元元年鄂州脩南樓剝土有大石露于外奇崛可觀
郡守吳琚見而愛之命洗剔出圭角即而諦視乃磨崖
二碑其一刻兩字上曰柳徑二尺四寸筆勢清勁下若
翻書人字惟存人脚不可復辨或以為符或以為花押
邦人至標飾置神堂香火供奉或云道州學側虞帝廟

內亦有之云柳君名應辰是唐末五代時湖北人也其一高丈一尺闊如其高而加五寸刻大字八十五凡爲九行其文曰乾正元年荆襄寇亂大吳將軍出陳武昌詔太守楊公出鎮後云荆江京漢推忠輔國侍衛將軍吳居中記案楊行密之子溥嗣吳王位是歲唐明宗天成二年溥以十一月僭帝改元乾真宋荅公紀年通譜書爲乾正云避仁宗嫌名通鑑亦同而此直以爲乾正一時所立不應有誤也

賞魚袋出處

隨筆書衡山唐碑別駕賞魚袋云名不可勝今按唐碑林魚帶門叙金玉銀鐵帶及金銀魚袋云開元勅非始然有戰功者餘不得輒賞魚袋財名文也

容齋四筆卷第十

東齋四筆卷第十一 十八則

京丞相轉官

慶元二年朝廷奉上 三宮徽稱冊寶繼又進勅令
玉牒實錄大臣遷秩于冊于三蓋自崇寧至于紹熙未
之有也於是京右丞相以十月受冊寶賞由正議轉宣
奉十二月用勅局賞當得兩官以一回授一轉光祿三
年二月用提舉玉牒實錄院及禮儀使賞有旨三項各
轉兩官辭之至四五詔減為四官其半回授其二遂轉
金紫四月之間陟五華寶仍回授三帙在法宰執轉官
與除拜同故得給使恩百二十年而入流者二十有四

邁記淳熙十四年王左相進玉牒并充國史禮儀使梁
右相進四朝史傳國朝會要并充玉牒禮儀使詔各與
轉兩官所謂各者指二相也時梁公誤認為三者各兩
官已係特進謂如此則序進太師矣中批只共為兩官
復辨之詔許回授又辨但令加恩亦辨適已罷相在經
筵訖於分毫不受唯王公獨加恩今日之事全相類而
又已有去冬二賞矣有司不諳練故實徑準昔年中旨
行出聞京公殊不自安然無說可免惜乎東閣賢賓客
不告以十年內親的故事以成其美邁頃居翰苑答王
樂譜詔嘗上章開析論列是以竊識其詳

熙寧司農年利

熙寧元豐中聚斂之臣專務以利為國司農遂粥天下
祠廟官既得錢聽民為賈區廟中慢侮穢踐無所不至
南京有關伯微子兩廟一歲所得不過七八千張文定
公判應天府上言曰宋王業所基也而以火王關伯封
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為宋始封此二祠者獨不可免
乎乞以公使庫錢代其歲入

神宗震怒批出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
皆得不粥又有議前代帝王陵寢許民請射耕墾司農
可之唐之諸陵因此悉見芟刈昭陵喬木翦伐無遺御

史中丞鄧潤甫言熙寧著令本禁樵采遇郊祀則勅吏
致祭德意可謂遠矣小人指充不顧大體使其所得不
貲猶為不可况至為淺鮮者哉願紬創議之人而一切
如故於是未耕之地僅得免二者可謂前古未有一日
萬幾蓋無由盡知之也

文與可樂府

今人但能知文與可之竹石惟東坡公稱其詩騷又表
出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之句予常恨不見其全比
得蜀本石室先主冊淵集蓋其遺文也於樂府雜詠有
秦三卷衣篇曰咸陽秦王家宮闕明曉霞丹文映碧鏤

六采相鈎如銅螭透銀批壓屋驚蟠竿洞戶鎖日月其
中光景賒春風動珠箔鸞額金窠斜美人却扇坐羞落
庭下花開弄玉指環輕水扼紅牙君王顧之笑為駐七
寶車自奉金縷衣龍鸞對紛葩侍以照所愛結懽期無
涯其語意深入騷人間域又有王昭君三絕句云絕艷
生殊域芳年入內庭誰知金屋寵只是信丹青幾歲後
宮塵今朝絕國春君王重恩信不欲遣他人極目胡沙
滿傷心漢月圓一生埋沒恨長入四條絃令人讀之縹
縹然感慄無已也

譏議遷史

大儒立言著論要當使後人無復擬議乃為至當如王氏中說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議而削異端使壽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又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王氏之意直以壽之書過於漢史矣豈其然乎元經續詩書猶有存者不知能出遷固之右乎蘇子由作古史謂太史公易編年之法為本紀世家列傳後世莫能易之然其人綫近而不學疎略而輕信故因遷之舊別為古史今其書固在果能盡矯前人之失乎指司馬子長為淺近不學賤之已甚後之學者不敢謂然

常何

唐太宗正觀五年以旱詔文武官極言得失時馬周客遊長安舍於中即將常何之家何武人不學不知所言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怪其能以問何對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為臣具草耳上即召周與語甚悅以何為知人賜絹三百疋常何後亦不顯真知其所以進予案李密傳密從翟讓與張須陁戰率驍勇常何等二十人為游騎遂殺須陁常何之名蓋見於此唐史亦采於劉仁軌行年河洛記也

李密詩

李密在隋大業中從楊玄感起兵被獲以計得脫變姓

名為劉智遠教授諸生自給鬱鬱不得志哀吟泣下唐
史所書如此劉仁執行年河洛記專載密事云密往來
諸賊帥之間說以舉大計莫肯從者因作詩言志曰金
風蕩初節玉露垂晚林此夕窮途士鬱陶傷寸心平野
陵藎合荒村葵藿深眺聽良多感徒倚獨沾襟沾襟何
所為悵然懷古意秦洛既未平漢道將何冀樊噲市井
屠蕭何刀筆吏一朝逢時會千載傳名謚寄言世上雄
塵生真可愧諸將見詩漸敬之予意此篇正其哀吟中
所作也

寺監主簿

自元豐官制行九寺五監各置主簿專以掌其寺簿
為職它不得預紹聖初韓絳彥為光祿主簿自言今輒
預寺事非先帝意也請如元豐詔書從之如玉牒脩書
主簿不預見於王定國雜錄予猶及見紹興中太府寺
公狀文移惟卿丞繫街後來掌故之吏昧於典章遂一
切與丞等令百官庶府背戾官制非特此一事也

溫大雅兄弟名字

新唐書溫大雅字彥弘弟彥博字大臨大有字彥將舊
史不載彥博字它皆同三溫兄弟也而兩人以大為名
彥為字一以彥為名大為字宰相世系表則云彥將字

大有而博雅與傳同讀者往往致疑歐陽公集古錄引
顏思魯制中書舍人彥將行證表為是然則唯彥博異
耳故或以為誤予以時因文惠公得歐率更所書虞恭
公誌銘乃彥博也其名字實然後見大唐創業起居注
大雅所撰其中云煬帝遣使夜至太原温彥將宿於城
西門樓上首先見之報兄彥弘馳以啓帝帝方臥聞而
驚起執彥弘手而笑據此則三温之名皆從彥而此書
首題乃云大雅奉勅撰不應於其間敢自稱字已而詳
攷之高宗太子弘為武后所醜追尊為孝敬皇帝廟曰
義宗列於太廟故請其名如弘文館改為昭文弘農縣
不可不察也

富公遷官

富韓公慶曆二年以右正言知制誥兼聘契丹還除吏
部郎中樞密直學士不更尋除翰林學士又不更三年
除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力辭乃改資政殿學士而諫
議如初公受之又五月復為副樞蓋昔時除目才下即
時命詞給告及其改命但不拜執政而猶得所進官用
今日官制言之是承議郎舊為正言中書舍人舊知而為太
中大夫舊為資政殿學士也

唐藩鎮行墨勅

池州銅陵縣孚貺侯廟有唐中和二年二月一碑其詞云勅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使牒當道先准詔旨許行墨勅接管內諸州有功刺史大將等憲官具件如後晉朝故晉陽太守兼揚州長史張寬牒奉處分當道先準詔旨許行墨勅獎勸功勳雖幽顯不同而褒昇一致神久標竒絕早憚英風靈跡屢彰神達不昧夫寵贈之典非列藩宜為神功旣昭乃軍都顯請是行權制用副人心謹議褒贈游擊將軍宣州都督後云使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裴押邑人以為裴休秋浦志亦然予考之非也張魏公宣撫川陝便宜封爵諸神實本諸此

於煩碎西京雜記明皇雜錄事多語怪奉天錄尤是虛詞盡議采收恐成蕪穢並從之又書成賜名冊府元龜首尾十年皆王欽若提總凡一卷其所遺存既多故亦不能暴白如資治通鑑則不然以唐朝一代言之叙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記魏鄭公諫爭用諫錄李絳議奏用李司空論事睢陽事用張中丞傳淮西事用高公平蔡錄李泌事用鄭侯家傳李德裕太原澤潞回鶻事用兩朝獻替記大中吐蕃尚婢婢等事用林恩後史補韓偓鳳翔謀畫用金鑾密記平僱勦用彭門紀亂討表甫用平剗錄紀畢師鐸呂用之事用廣陵妖亂志皆本

未察然則雜史瑣說家傳豈可盡廢也

漢高帝但稱豐公

前漢書高祖紀贊云劉氏自秦獲於魏秦滅魏遷大梁都于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是以領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為豐公豐公蓋太上皇父案上六句皆韻語不知何人作此頌諸家注釋大抵闕如予自少時讀班史今六七十年何啻百通用朱照句亦須十本初不記憶高帝之相稱豐公此再閱之恍然若昧平生聊表見於此舊書不厭百回讀信哉

樞密行香

唐世樞密使專以內侍為之與它使均稱內諸司五代以來始參用士大夫遂同執政案實錄所載景德二年三月元德皇后忌中書樞密院文武百官並赴相國寺行香初樞密院言舊例國忌行香唯樞密使副依內諸司例不赴恐有虧恭恪今欲每遇大忌日與中書門下同赴行香從之樞密使副翰林樞密直學士並赴自茲始也然則樞密之內諸司久矣隆興以來定朝臣四參之儀自宰臣至于郎官御史皆班列殿庭拜舞惟樞密立殿上不預亦此意云

船名三翼

文選張景陽七命曰浮三翼戲中迹其事出越絕書李
善注頗言其略蓋戰船也其書云閭閻見子胥問船運
之備對曰船名大翼小翼突胃樓船橋船大翼者當陵
軍之車小翼者當陵軍之輕車又水戰兵法內經曰大
翼一艘廣一丈五尺三寸長十丈中翼一艘廣一丈三
尺五寸長九丈小翼一艘廣一丈二尺長五丈六尺大
抵皆巨戰船而昔之詩人乃以為輕舟梁元帝云日華
三翼舸又云三翼自相追張正見云三翼木蘭船元微
之云光陰三翼過其它亦鮮用之者

東坡誨葛延之

江陰葛延之元符間自鄉縣不遠萬里省蘇公於儋耳
公留之一月葛請作文之法誨之曰儋州雖數百家之
聚而州人之所須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
物以攝之然後為已用所謂一物者錢是也作文亦然
天下之事散在經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攝之
然後為已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
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葛拜其言而書諸
紳嘗以親製龜冠為獻公受之而贈以詩曰南海神龜
三千歲兆叶朋從生慶喜智能周物不周身未死人鑽

七十二誰能用尔作小冠岫嶮耳孫創其製今君此去
寧復來欲慰相思時整視今集中無此詩為常之延之
三從弟也嘗見其親筆

用書雲之誤

今人以冬至日為書雲至用之於表啓中雖前輩或不
細考然皆非也左氏傳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
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
雲物為備故也杜預注云周正月今十一月分春秋分
也至冬夏至也啓者立春立夏閉者立秋立冬雲物者
氣色災變也蓋四時凡八節其禮並同漢明帝永平二

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不登靈臺觀雲物尤可為證
而但讀左傳前兩三句故遂顯以指冬至云今太史局
官每至此八日則為一狀右至春則曰風從艮位上來
春分則曰風從震位上來它皆倣此只是定本元非據
實起居注隨即修入顯為文具蓋古之書雲意也

一 張鷟譏武后濫官

武后革命濫授人官故張鷟為諺以譏之曰補闕連車
載拾遺平斗量把推侍御史捥脫校書郎唐新舊史亦
載其語但泛言之案天授二年二月以十道使所舉人
石艾縣令王山輝等六十一人並授拾遺補闕懷州錄

事參軍霍獻可等二十四人並授侍御史并州錄事參軍徐昉等二十四人授丞作郎內黃縣尉崔宣道等二十三人授衛佐校書凡百三十二人同日而命試官自此始也其濫如此劉子玄傳武后詔九品以上陳得失子玄言君不虛授臣不虛受今群臣無功遭遇輒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把推掩脫之諺正為此設然只是自外官便除此四職非必謂輒遷子玄之言失之矣

唐王府官猥下

唐自高宗以後諸王府官益輕惟開元二十三年加榮王以下官爵悉拜王府官屬浸又減省僅有一傳一友

一長史亦但備員至與其府三不相見寶曆中瓊王府長史裴簡取具狀言諸王府本在宣平坊多年摧毀後付莊宅使收管遂為公局每屋恩除棧無處禮上王官為衆所輕府既不存官同虛設伏乞賜官宅一區乃詔賜延康坊宅予因開元經字樣一書開成中唐玄度所纂其官階云朝議郎知沔三友充翰林侍詔沔王名恂憲宗之子而以書吏為友其餘可知案文武宣昭四宗皆自藩王登大位剛明果斷為史所稱蓋出於天性然非資於師友成就也

御史風聞

御史許風聞論事相承有此言而不究所從來以予考之蓋自晉宋以下如此齊沈約為御史中丞奏彈王源曰風聞東海王源蘇冕會要云故事御史臺無受詞訟之例有詞狀在門御史抹狀有可彈者即略其姓名皆云風聞訪知其後疾惡公方者少遞相推倚通狀人頗壅滯開元十四年始定受事御史人知一日劾狀遂更告事人名率自去風聞之義然則向之所行今日之短卷是也二字本見尉佗傳

唐御史遷轉定限

唐元和中御史中丞王播奏監察御史舊例在任二十

五月轉準其負不滿今請仍舊其縣中侍御史舊十二
月轉具負加至十八月今請減至十五月侍御史舊十
月轉加至十三月今請減至十二月從之案唐世帶官
雖職在捍彈然進退從違皆出宰相不若今之雄繁觀
其遷叙定限可知矣國朝未改官制之前任監察滿四
年而轉殿中又四年轉侍御史又四年解臺職始轉司
封負外郎元豐五年以後陞沉迫別矣

容齋四筆卷第十二 則

小學不講

古人八歲入小學教之六書周官保民之職實掌斯事厥後浸廢蕭何著法太史試學童諷書九千字乃得為吏以六體試之吏人上書字或不正輒有舉劾劉子正父子校中祕書自隸籀以下凡十家序為小學次於六藝之末許叔重叔集篆籀古文諸家之學就隸為訓注謂之說文蔡伯喈以經義分散傳記交亂訛偽相蒙乃譜刊定五經備體刻石立于太學門外謂之石經後有呂忱又集說文之所漏略著字林五篇以補之唐制國

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舉其文義歲
登下之而考功禮部課試貢舉許以所習為通人苟趨
便不求當否大歷十年司業張叅纂成五經文字以類
相從至開成中翰林待詔唐玄度又加九經字樣補參
之所不載晉開運末祭酒田敏合二者為一編並以考
正俗體訛謬今之世不復詳考雖士大夫作字亦不能
悉如古法矣韓子曰凡為文辭宜略識字又云阿買不
識字頗知書八分安有不識字而能書蓋所謂識字者
如上所云也予采張氏田氏之書擇今人所共昧者漫
載於此以訓子孫本字從木一在其下今為大十者非

休字象人息於木陰加點者非矣从羊从大今从大从
火者非甫字古者以車戰故軍从勺下車後相承作軍
義無所取看字从手凡視物不審則以手遮目看之作
看者非揚州取輕揚之義从木者非梁从木作梁者非
乾有干庚二音為字一體今俗分別作乾字音庚而乾
音干者非尊从酋下寸作尊者非莫从酋从下作莫者
非奕从弓从大作奕者訛者从音作老下目者訛濼泰
泰黎下並从水相承省作小今从小从小者訛決冲况
涼盜並从水作之者訛饑飢二字上穀不熟下饑也今
多誤用至於果芻韭之加草岡如山攜之作携鉏作鋤

惡作惡霸作霸首作爭頰作豨須加豨或从承祕从承
簡作簡竇从尔趨从多衡合从角从大而从魚游从又
及弋筆从文微从去龜作龜蟲作虫墮許規天俗作頰
又以為情幡作幡怪為恠開為開矣从夕聞从日功从
刀茲合从二玄而作茲升作升輩从比如从戶毒為軒
蘇从壽春作去魁上加點鄰作隣半从干互作玄元从
點古从十蓋作蓋京作京皎从日次从之鼓从度潛譜
僧从普出作二山覺从興游於以方為寸阜為邑蜀為
曷匹為足收作収叙作叙臥从臣从人而以人為卜改
豨豨之已而以為豨豨作豨豨作館館覽作覽

祭合从月从又而作祭瞻作瞻緜从衣淫从缶徧作遍
微作僥漾作漾琴瑟之弦从系輕作輕如是者皆非也

主臣

漢文帝問陳平次獄錢穀平謝曰主臣史記漢書皆同
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文頴曰惶恐之辭猶今言
死罪也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惶恐之辭馬
融龍虎賦曰勇怯見之莫不主臣正用此意文選載梁
任昉奏彈曹景宗先叙其罪然後繼之曰景宗即主臣
仍繼之曰謹案某官臣景宗又彈劉整亦曰整即主臣
齊沈約彈王源文亦然李善捨漢史所書而引王隱晉

書庾純自劾以謂然以主為句則臣當下讀殊為非是
不知所謂某人即主有何義哉

景華御苑

崔德符坐元符上書邪黨困於崇寧後監洛南稻田務
嘗送客於會節園是時冬暮梅花已開明年春監修大
內闕官容佐取以為景華御苑德符不知也至春晚復
騎瘦馬與老兵游園內坐梅下賦詩其詞曰去年白玉
花結子深枝間小憇藉清影低顰啄微酸故人不可見
春事今已闌繞樹尋履跡空餘土花斑次日佐入園見
地上馬糞知為德符是時府官事佐如不及而德符未

嘗謁之佐即具奏劾以擅入御苑作賤有百勤傳家素
貧傳食於諸賢之舍又乃歸陽崔德符沒於靖康官卑
不應立傳予詳考本末為特書之類憶此段事擬載於
傳中以悼君子之不幸且知馬永如懶真錄中有之而
求不可得漫紀於此

州陞府而不為鎮

州郡之名莫重於青雖節鎮不置馬國未有攝府而不
為節度者比年以來陞蜀州為京慶府欽州為隆慶府
恭州為重慶府嘉州為嘉慶府考此為嘉興府英州為
英德府蜀欽既有崇慶府嘉興之類而恭嘉以下獨未

然故著職官仍云某府軍判官推官大與府不相稱
皆有司之失也信陽軍一小墨耳而司戶參軍御內備
兼節推尤為可笑頃在中時每為天官主者言之云
亦不必白朝廷以本集檢舉改王申知是矣乃曰文例
如此竟相承到今文安公嘗為左運侍郎是時未知此
也

漢唐三君知

英明之君見其子有材不必憂而稱之漢高祖謂趙主
如意類已欲以易孝主以文臣諫而止宣帝以淮陽王
欽仕大好經書法律欽仕建初初欽嗟嘆曰真我子也常

有意欲立為嗣而用太子起於微細且蚤失母故弗忍
唐太宗以吳王恪英果類我欲以代雉奴其後如意為
呂母所戕恪為長孫無忌所害欽陷張博之事始於不
克比三王行事無由表見然孝惠之仁弱幾遭呂氏之
覆宋孝元之優柔不斷權移於閹寺漢業遂衰高宗之
庸懦受制凶后為李氏禍尤慘其不能繼述固已灼然
高祖宣帝太宗蓋本三子之材而言之非專指其容貌
也可謂知子矣彼明崇儼謂英王哲即中宗也貌類太宗張
說謂太宗畫像雅類忠王即肅宗也惟取其形似也若以
材言之中宗之視太宗天壤相隔矣漢成帝所幸妾曹

宮產子口我兒額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使其真是孝元亦何足道而死於嬰孺之狀邪

當官營繕

元豐元年范純幹自中書檢正官謫知徐州滕縣一新公堂吏舍凡一百一十有六間而寢室未治非簾於奉已也日吾力有所未暇而已是時新法正行御史大夫如東濕雖任二千石之重而一錢粒粟不敢輒用否則必著冊書東坡公歎其廉適為徐守故為作記其略曰至於宮室蓋有所從受而傳之無窮非獨以自養也今日不治後日之費必倍而比年以來所在務為儉陋尤

諱土木營造之功歆仄腐壞轉以相付不敢擅易一椽此何義也是記之出新進趨時之士媚疾以惡之恭覽國史開寶二年二月詔曰一日必葺昔賢之能事如閨諸道藩鎮郡邑公宇及倉庫凡有隳壞非即繕脩因循歲時以至頽毀及僦工充役則倍增勞費自今卽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知州通判等罷任其治所廨舍有無隳壞及所增脩著以為藉迭相符稜幕職州縣官受代則對書於考課之曆損壞不全者殿一選修葺建置而不煩民者加一選 太祖創業方十年而聖意下逮克勤小物一至於此後之當官者小復留意以興仆

植僵為務則諳於事體不好稱人之善者徃徃翻指為
妄作名色盜隱官錢至於使之束手諱避忽視傾陋違
於不可柰何而後已殊不思貪墨之吏欲為姦者無施
不可何必假於營造一節乎

治曆明時

易革之彖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
乎人魏晉而降凡及禪代者必據以為說秦漢轅固與
黃生爭論湯武於景帝前但評受命之是非不引易為
證卦之象曰君子以治曆明時其義了不相涉顧孫頗
留意曆學云按唐一行大衍曆日度議曰顛帝曆上元

甲寅正月甲寅晨初合朔立春七曜皆直良維之首湯
作殷歷更以十一月合朔冬至為上元周人因之此謂
治曆也至於三統之建夏以寅為歲首得人統殷以丑
為得地統周武王改從子為得天統此謂明時也其董
命之說劉歆作三統曆及譜引革彖湯武革命又曰治
曆明時所以和人道也如是而已其前又引逸書曰先
其革命顏師古曰言王者統業先立筭數以命百事也
推此而伸之所云革命蓋謂是耳非論其取天下也况
大衍之用四十有九一行以之起曆而革卦之序在周
易正當四十九然則專為曆甚明考其上句太極顯白

然諸儒贊易皆不及此王弼亦無一言

仕宦捷疾

唐傳遊藝以期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言其速也國朝惟綠緋紫三等而紫袍者除武臣外文官之制其別有六庶僚黑角帶佩金魚未至侍從而特賜帶者為荔枝五子不佩魚中書舍人諫議待制權侍郎紅鞵黑犀帶佩魚權尚書御史中丞資政端明殿閣學士直學士正侍郎給事中金御仙花帶不佩魚謂之橫金翰林學士以上正尚書御仙帶佩魚謂之重金執政官宰相方圓文帶俗謂之笏頭者是也其叙

如此若孟進躡得者則不第紹興中宋撲自侍御史遷中丞施鉅自中書檢正鄭仲熊自右正言並遷權侍郎三人皆受告日易服以正謝日拜執政僕鉅以緋仲熊以綠服紫之次日而賜服文帶蓋侍從以下俟正謝乃易帶而執政命才下即遣中使齎賜遂服之而赴都堂供職可謂捷疾矣若李綱則又異於是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自太常少卿除兵部侍郎未謝問靖康元年正月四日胡騎將至京城綱以邊事求見宰執奏事未退綱語知閤門事朱孝莊曰有急切公事欲與宰執廷辯孝莊曰舊例未有宰執未退而從官求對者綱曰

此何時而用例邪孝痊即具奏詔引綱立於執政之末
時宰執議欲奉鑿輿出狩襄鄧綱請固守上曰誰可將
者綱曰願以死報第人微官卑恐不足以鎮服士卒白
時中乞以為禮部尚書綱曰亦只是侍從即命除尚書
右丞綱曰臣未正謝猶衣綠非所以示中外即面賜袍
帶并笏綱服之以謝且言方時艱難臣不敢辭此為不
經緋紫而極其服章未之有也

詞臣益輕

治平以前謂翰林學士及知制誥為兩制自翰林罷補
外者得端明殿學士謂之換職熙寧之後乃始為龍圖

紹興以來愈不及矣修起居注者序遷知制誥其次及
辭不為者乃為待制趙康靖馮文簡曾魯公司馬公呂
正獻公是也學士闕則次補或為宰相所不樂者猶得
侍讀學士劉原甫是也在職未久而外除者為樞密直
學士韓魏公是也亦為龍圖直學士歐陽公是也後來
褻擢者僅得待制王時亨是也餘以善去者集英修撰
而止耳

夏英公好處

夏英公既失時譽且以慶曆聖德頌之故不正之名愈
彰然固自有好處夏羌之叛英公為四路經略安撫招

討使韓魏公副之賊犯山外韓公令大將任福自懷遠
城趨得勝寨出賊後如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戒
之至再又移檄申約苟違即度雖有功亦斬福竟為賊
誘沒於好水川朝論歸咎於韓英公使人收散兵得韓
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韓故但奪一官英公此事賢
矣而後來士大夫未必知也予是以表出之

神宗用人

祖宗用人進退遲速不執一端苟其材可任則超資越
級曾不少靳非拘拘於愛惜名器也宋琪自負外郎以
正月擢拜諫議大夫三月參知政事

太宗將用李昉時昉官工部尚書七月特遷琪刑書遂

並命為相而琪居昉上自外郎歲中至此右熙載以太

平輿國四年正月自右補闕今朝奏即為兵部員外郎今朝請即

樞密直學士才七日簽書院事四月拜給事中今通議大夫

為副樞十月遷刑部侍郎今正議六年遷戶部尚書今銀青光祿

祿為使八年罷為右僕射今特進從初至此五歲用今時

階秩言之乃是朝奉郎而為特進也當日職名唯有密

直多從庶僚得之旋即大用張齊賢王沔皆自補闕直

史館遷郎中充學士越半歲並遷諫議簽樞温仲舒寇

準皆自正言今承議郎直館遷郎中充職二年並為樞密副

使向敏中自工部郎中以本官充職越三月同知密院
錢若水自同州推官入直史館踰年播知制誥二年除
翰林學士遂以諫議同知密院首尾五年

至道九老

李文正公財罷相後只居京師以司空致仕至道元年
年七十一矣思白樂天洛中九老之會適吏遊中有此
數曰太子中允張好問年八十五太常少卿李運年八
十故相吏部尚書宋琪廬州鄴度副使武允成皆七十
九吳僧贊寧年七十八鄂州刺史魏丕年七十六左諫
議大夫楊徽之年七十五水部郎中朱昂與昉皆七十

一欲繼其事為宴集會苟寇起而阻 其中兩宰相乃著
一僧唐世及元豐耆英所無也次年李公即世此事竟
不成蓋老康寧相與絲嬉於休平之世而雅懷弗遂造
物豈亦吝此耶

李文正兩罷相

宰相拜罷恩典重輕詞臣受旨者得以高下其手李文
正公初太平興國八年以工部尚書為集賢史館相端
拱元年為布衣翟馬周所訟 太宗召學士西夏黃中
草制罷為右僕射令詔書切責黃中言僕射百僚師長
今自工書拜乃為鈔遷非黜責之義若以均勞逸為辭

斯為得體上然之其詞略云端按崇資非賢不授昉素
高聞望久展謀猷謙和秉君子之風結懿擅吉人之美
輟從三事揔鈔六卿用資鎮俗之清規式表尊賢之茂
典其美如此淳化二年復歸舊廡四年又罷優加左僕
射學士張洎言近者霖霖百餘日昉職在燮和陰陽不
能決意引退僕射之重右臧於佐位望不侔因而授之
何以示勸上批洎奏尾止令罷守本官洎遂草制峻詆
臆詞云燮和陰陽輔相天地此宰相之任也苟或依違
在位夙沃無聞雖居廊廟之崇莫著彌綸之效宜敷朝
言用罷鼎司昉日處機衡曾無規畫擁化源而激久孤
望以何深俾長中甚尚為優渥可依前尚書右僕射
恩知政事歷考前後制麻只言可某官其云罷知政事
者洎創增之也國史昉傳云昉厚善洎及昉罷洎草制
乃如此紹興二十九年沈該罷制學士周麟之於結句
後添入可罷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蓋用此云

容齋五筆

十六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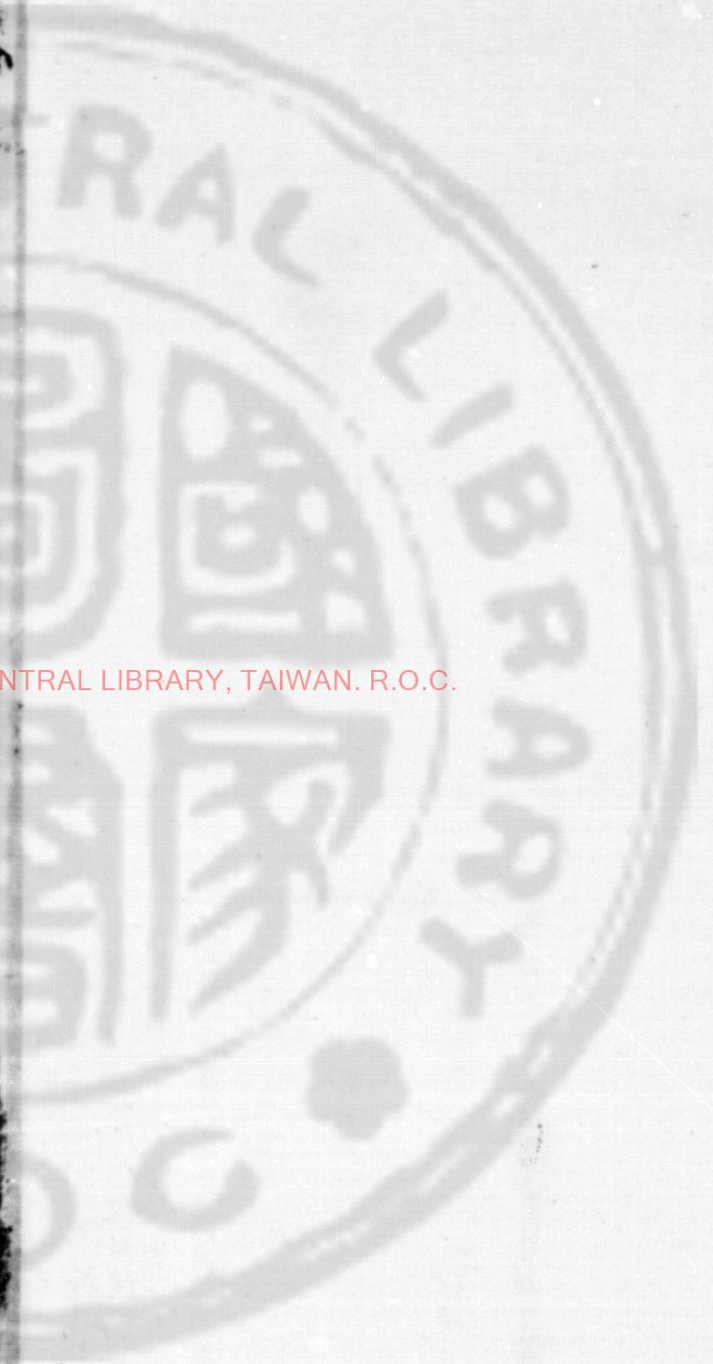
丙子

容齋四筆卷第十三 二十四

科舉之弊不可革

法禁益煩姦偽滋熾畦科場最然其尤者莫如銓試代
 筆有禁也禁之愈急則代之者獲賂謝愈多其不革也
 敗者百無一二正使得之元未嘗致法吏部長貳廉試
 之制非不善也而文員兒戲抑入甚焉議論奉公之臣
 朝夕建明然此風如决流偃草未嘗少革或以謂失於
 任法而不任人之故殊不思所任之人渠肯一意向方
 見惡輒取於事無益而禍謗先集於厥身矣開寶中太
 子賓客邊光範掌選太廟齋即李宗納赴吏部銓光範

廣東會館藏
 廣東會館藏
 廣東會館藏



見其年少意未能屬辭語之曰苟授筆成六韻雖不是
書判可入等矣宗納曰非唯學詩亦嘗留心詞賦即試
詩賦二首數刻而就甚嘉賞之翌日擬授祕書省正字
今之世寧復有是哉

宰執子弟廷試

太宗朝呂文穆公蒙正之弟蒙亨舉進士禮部高等薦
名既廷試與李文正公昉之子宗諤並以父兄在中書
罷之國史許仲宣傳云仲宣子待問雍熙二年舉進士
與李宗諤呂蒙亨王扶並預廷試宗諤即宰相昉之子
蒙亨參知政事蒙正之弟扶鹽鐵使明之子 上曰

斯並勢家與孤寒競進縱以藝升人亦謂朕有私也皆
下第正此事也仲宣時為度支使仁宗朝韓忠憲公億
為參知政事子維以進士奏名禮部不肯試大廷受蔭
入官唐質肅公介參政子義問鎖廳試禮部用舉者召
試祕閣介小嫌罷之舊制嚴於宰執子弟如此與夫秦
孟公柄國而了燿孫埃皆於省殿試輒冠多士者異矣
國初救弊

國朝削併僭偽救民水火之中然亦有因仍舊弊未暇
更張者故須賴於賢士大夫昌言之江左是初乎
太宗選張齊賢為江南西路轉運使諭以民間不便事

令一一條奏先是諸州罪人多錮送闕下緣路非理而死者常十五六齊賢至蘄州見南劍州吏送罪人者索得州帖視之二人皆逢販私鹽者為指鹽籠得鹽二斤又六人皆嘗見販鹽而不告者並黥決傳送而五人已死干路江州司理院自正月至二月經過寄禁罪人計三百二十四人建州民二人本田家客戶嘗於主家塘內以錐刺得魚一介半並挾脊黥面送闕下齊賢上言乞俟至京擇官據問如顯有負屈者本州官吏量加懲罰自今只令發遣正身及虔州送三囚嘗市得牛肉并粟屬十一人悉詣闕而殺牛賦不獲齊賢濶之即遣其

妻子還自是江南送罪人者咸太半是皆相循習所歎也一賢改為其利民如此齊賢以太平興國二年方登科六年為使者八年還朝田家學詳執政可謂地居也

房玄齡名字

舊唐書曰錄書房元齡而本傳云房喬字玄齡新唐書列傳房玄齡字喬而宰相世系表玄齡字喬松三者不同趙明誠金石錄得其神道碑褚遂良書名字與新唐傳同予記先公自燕還有房碑一冊于志寧撰乃玄齡字喬松本欽宗在東宮時所藏其後猶有一碑曰伯志西齋今亦不存矣

二朱詞詩

朱載上舒州桐城人為貴州教授有詩云官閑無一事
胡蝶飛上階東坡公見之稱賞再三遂為知已中書令
人新仲 聖 其次子也有濠學十八歲時戲作小詞所謂
流水冷冷斷橋斜路梅枝亞者朱希真見而書諸扇今
人遂以為希真所作人肩指疊扇詞云宮紗蜂趕燕
扇鸞開翅數摺聚清風一捻生秋意推搖雲母輕扇
瓊枝細莫辭玉連環怕作飛花墜公親書篆固存亦因
張安國書扇而載於下切集中其詠五月菊詞云玉臺
金盞對殘光全似去年香有意在嚴端午不應忘却重

陽首蒲九節金英滿把同泛瑤觴舊日東籬陶令此窓
正傲羲皇淵明於五六月高臥此窓之下清風颯至自
謂羲皇上人用此事於五月菊詩家嘆其精切云

金剛經四句偈

今世所行金剛經用姚秦鳩摩羅什所譯其辭四句偈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又
曰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予博觀它本頗有不同元魏天竺三藏菩提流支譯云
一切有為法如星翳燈幻露泡夢電雲應作如是觀而
不能見如來之下更有四句云彼如來妙體即法身諸

佛法體不可見彼識不能知陳天竺三藏真諦譯云如
如不動恒有正說應觀有為法如暗翳燈幻露泡夢電
雲若以色是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應得見我
由法應見佛調御法為身此法非識境法如深難見唐
三藏玄奘譯云諸和合所為如星翳燈幻露泡夢電雲
應作如是觀諸以色見我以音聲尋我彼生履邪斷不
能當見我應觀佛法性即凜師法身法性非所識故彼
不能了唐沙門義淨譯前四句與魏菩提本同而後云
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起邪觀不能當見我後
四句與玄奘本同與案今人稱云如東坡以名堂者謂
夢幻泡影露電也而此四譯乃知有九如大般若經第
八會世尊頌第九會能斷金剛分二頌亦與玄奘所譯
同

四蓮華之名

唱鉢摩華青蓮花也鉢特摩華亦云波頭摩赤蓮花也
拘母陀華亦云俱物頭亦云俱牟陀紅蓮也奔荼利華
亦云芬陀利白蓮也堵羅綿柳絮之類即兜羅綿也

黑法白法

安立黑法感黑異熟所謂地獄傍生鬼界安立白法感
白異熟所謂入天安立黑白法感黑白異熟所謂一分

傍生鬼界及一分人安立非黑非白法感非黑非白具
熟所謂預留果或一來果或不還果

多心經偈

多心經偈曰揭帝揭帝波羅揭帝波羅僧揭諦菩提薩
摩訶又有大明咒經鳩羅什所譯曰揭帝揭帝波羅揭
帝波羅揭帝菩提僧跋訶

天宮寶樹

行行相值莖莖相望枝枝相准葉葉相向華華相順實
實相當此無量壽經所言天宮寶樹非塵世所有也

白分黑分

月盈至滿謂之白分月虧至晦謂之黑分白前黑後合
為一月又曰日隨月後行至十五日覆月都盡是名黑
半日在月前行至十五日具足圓滿是名白半

月雙閏雙

十五夜為半月兩半月為一月三月為一時兩時為一
行兩行為一季二年半為一雙此由閏故以閏月兼本
月此謂月變非閏變也以五年再閏為閏雙

彌繕那一由旬

數量之攝謂踰繕那四十里也毗曇論四肘為一弓五
百弓為一拘盧舍八拘盧舍為一由旬一弓長八尺五

百弓長四百丈一拘廬會有二里十六里為一由旬

七極微塵

七極微塵成一阿耨池上塵七阿耨塵為銅上塵七銅上塵為水上塵七水上塵為兔毫上塵七兔毫上塵為一羊毛上塵七羊毛上塵為一牛毛上塵七牛毛上塵成一嚮遊塵七嚮遊塵成一蟻七蟻成一虱七虱成一橫麥七橫麥為一指二十四指為一肘四肘為一弓

宰相贈本生父母官

封贈先世自晉宋以來有之迨唐始備然率不過一代其恩延及祖廟者絕鮮亦未嘗至極品郭汾陽二十四

考中書令而其父贈止太保權德輿位宰相其祖贈止即中唐末五季宰相賈臣始追榮三代國朝因之李文正公昉本工部郎中起之子出繼從叔紹昉再入相奏其事求贈所生父祖官封詔贈祖溫太子大保祖母禮氏晉國太夫人又起太子太師母謝氏鄭國太夫人可謂異數後不聞繼之者

執政贈三代不同

文臣封贈三代自初除執政外凡轉廳皆不再該唯知樞密院及拜相乃復得之然舊法又不知是歐陽公作程文簡公父琳神道碑歷叙恩典曰琳參知政事贈為

太子必師在政事遷在丞一作轉又贈太子太師罷為資政殿學士又贈太師中書令為宣徽北院使又贈兼尚書令則是轉官與罷政亦褒贈而自宮師得太師中令更為超越它或不然

唐孫處約事

新唐書來濟傳云初濟與高智周郝處俊孫處約客宣城石仲覽家仲覽衍於財有器識待四人甚厚松相與言志處俊曰願宰天下濟又智周亦然處約曰宰相或不可冀願為通事舍人足矣後濟領吏部處約始以瀛州書佐入調濟遽注曰如志遂以為通事舍人後晉至

又云治易事梁人焦巡壽其說長於災變房用之尤精為石顯告誹謗政治誅此兩者近於重複也若其它張禹彭宣王駿倪寬龔勝鮑宣周堪孔光李尋常賢玄成薛廣德師丹王吉蔡詎董仲舒睦子孟貢禹疏廣馬宮翟方進諸人但志姓名及所師耳

漢人坐語言獲罪

漢昭帝時有大石自立僵柳獲起睦孟上書言有從足夫為天子宜求索賢人禮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霍光惡之論以杖言惑眾伏誅索孟之妾發其死宜矣宣帝信任宦官蓋寬饒奏封事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

家以傳子官以傳賢執金吾議以指意欲求禪亦坐死
考其所引亦不為無罪揚憚之報孫會宗書初無甚怒
怒之語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
糞張晏釋以為言朝廷荒亂百官諂諛可謂穿鑿而廷
尉當以大逆無道刑及妻子子熟味其詞獨有所謂君
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蓋宣帝惡其君喪送終
之前耳莽助論沒黯輔少主守成武帝不怒實係於一
時禍福云費詎劉向論說痛切無忌諱文成一帝未嘗
問焉隨筆紀之矣

樞密書史

景德四年命宰相王旦監修兩朝正史知樞密院王欽
若陳堯叟參知政事趙安仁並修國史後來執政入樞
府皆不得提舉修書非故事也

知州轉運使為通判

今世之大夫既貴不可復賤淳化中北戎入寇以殿前
都虞候曹璨知定州時趙安易官宗正少卿已知州遂
就徙通判同時有羅廷吉者既知彭祁絳三州而除通
判廣州滕中正知興元府而通判河南袁郭知楚鄆二
州會素王廷美遷靈房州詔崇儀副文閣彦進知州而
以郭通判州事范正辭既知戎淄二州而通判棣深又

陳若拙歷知單州殿中侍御史西川轉運使召歸會李
至守洛都表為通判久之柴禹錫鎮涇州復表為通判
連下遷而皆非貶降近不復有矣

范正辭治饒州

范正辭太平興國中以饒州多滯訟選知州事至則宿
弊皆決遣之胥吏坐淹獄停職者六十三人會訊令料
州兵送京有王興者懷土憚行以刃故傷其足正辭斬
之興妻全訴 太宗召見正辭疑辯其事正辭口東
南諸郡饒實繁盛人心易動興敢為陷首失控馭則臣
無待罪之地矣 上壯其敢斷特遷官充江南轉運副

使饒州民耳紹者為郡盜所掠以捕繫十四人獄具將
死正辭案部平引問之囚皆泣一 察其非實命徙他所
訊鞠既而民有告盜所在者正 辭潛召監軍掩捕之盜
覺遁去止辭即單車出郭二十里追及之賊控弦持稍
未逼正辭大呼以鞭擊之中賊 又目仆之餘賊渡江散
走被傷者尚有餘息旁得所弃 紙按其姦狀伏法十四
人皆得釋此吾鄉里事而郡人 多不聞之

榮王藏書

漢安懿王之子宗綽蓄書七萬 卷始興 英宗借學
于邸每得異書必轉以相什宗 綽家本有岳陽記者皆

所賜也此國史不傳所載宣和而其子淮安郡王仲廉
進目錄三卷忠宣公在籍得其十秩云除監本外寫本
印本書籍計二萬二千八百三十六卷觀一秩之目如
是所謂七萬卷者為不誣矣三館祕府所未有也盛哉

秦社八大子

秦少游八六子詞云片片飛花正晚濛濛殘雨籠晴正
銷凝黃鸝又啼數聲語句清峭名流推激子家舊有
建本蘭畹曲集載杜牧之一詞但記其末句云正銷魂
梧桐又移翠陰秦公蓋効之以差不及也

容齋四筆卷第十三

容齋四筆卷第十四

祖宗親小事

太宗朝呂公著自諫議大夫開封判官左遷衛尉少卿時
群官有負寤譴者率置散秩會置考課院每引對多泣
涕以不免劾襄為請至端即前奏曰臣罪大而幸深苟
得願川副使臣之願也上曰朕自知卿無何復舊官踰
月拜參知政事上留意金穀之務一日畫石三司吏李
溥等對於帝正政殿詢以計司利害溥等願給筆札於是
二十七人上七十一事詔以四十四事付有司奉行
十九事下鹽鐵使陳恕等議其可否遣知雜御史監議